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羞  
诗写集

汉语与黄昏

# "Chinese Language and Dusks"

*Poetries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录  
*Contents*

(1~72)



下午，看过去  
一个使用汉语的人  
坐在黄昏中。  
通用，但更昏沉的黄昏。

下午，汉语  
抑或黄昏，  
一个通用从天空掉在地上的人  
起身，拍拍屁股走开了。

但愿。

## 世界与并置与经验

### *World and Juxtaposition and Experience*

早餐是一个鸡蛋和一支香蕉。她们在讨论如何结束一场战争，在明亮的演播室。战争会自己结束。以正义的方式结束一场战争总是很难，需要运气。急速的语速和偶尔停顿说明她们很为难，但是严肃的，结束一场大型跨国战争并不容易，尤其以正义的方式，领口别着鸟爪胸针的女大使说。只是结束它做什么？访谈结束后是当地天气预报，中间切入一则关于药品滥用的公益广告。每天，他在急流中提起两次捕鱼笼。以及远远的，几个椒盐味坚果。

## 蟋蟀与解释

### *Crickets and Interpretations*

它没有也不会统摄这些，正在写下的这些，一个标题并不像那种暗号，它没有任何提示只是干燥。鸟的心脏疾速颤动，像一部微型静音发动机，这有利于它的无聊与好奇，到哪儿了？它是一个决定，附近没有事物一个茶几一个纸皮箱子一排插线板不是不确定的因为附近很近，是随机的在它们到来时，在一只膝盖上，有一种气味已经消失的可疑痕迹。那个发言人是个明显的骗子。隔着屏幕也可以知道，她明显没有梦见过她会成为下一届总统。这是一本对她而言奇怪的关于一个连词的早晨故事集。

#### （海与海带与闲适时也喂喂鸟食）

雾气中，她冒出海面，头发湿乎乎的，肩上披着几根失真的海带。她是传奇。丈夫也从雾气中走出来。

#### （一天的要素与实际的不可能）

一部铲土机，如果。一部实际的铲土机。如果是实际的，如何假设那是一部铲土机。一部实际的在那里的铲土机不能再一次假设。这是如

果的使用权限决定的。这可能会是失落，或美好的一天，她在等她的儿子从惩戒所大门口放出来，她没有在宣读中听到熟悉的名字。在萨瓦尔多，整体上，这属于美好的一天。

（吉米与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体验）

茶罐里还剩一点茶末。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一只罐子里的茶叶不多了，只剩一小撮暗绿色茶叶碎。吉米在天蒙蒙亮时，已经去了旁边的学校。那个学校不教音乐，无论每一天如何，音乐是美好的。

（鸟与递归与繁体，鳥。）

不要客气。真的，太过客气让人困倦。鳥，一个繁体字。不是鸟。鳥与鸟就像一片陆地与岛，有着不同的近亲繁殖与递归方式。现在，给刚冒出头的竹尖浇水，不同是好的，在差异消失前。

## 上午，与一种形制

### *Forenoon and A Shape*

一个食槽是圆形的，也许，一个圆形的食槽需要搭配一个方形水槽。那天是哪天？哪里。水槽里还有没有水。在那天那里有一种制度可以说非常安静，且隐秘，在一个水槽周围马匹们立在草地上睡觉。那里有些危险。那天也是。除此以外，一个石制的水槽也在那天那里，仿佛在等待草食动物或苦行和尚经过时候发现它。那天我们急着赶路，没看见。要是附近有什么东西真的不对，我们应该是会有预感的。

## 筹码与天空与 A *A Chip and A Sky and A*

在以前一首诗里，一个女人光脚走在沙漠中，她是 A 的可能性极低。天空高而空荡。A 在空中的可能性甚至更低。也不是筹码，A 更不是天空本身。A 是 A。这是真理与故事，与 A 无关。一个筹码有正反两面，筹码其实是一种三面体，它有一种奇怪的边齿花纹。A 的可能性极低。无论是不是在诗里，又抑或什么朝代，经过适当还原与简化，它可以指代的事物不多了。A 几乎已经不可能。回忆永远是象征性的。通过 A，也可以是别的。但 A 甚至已不是一种可能而只是 A。它杰出是原本它就杰出。与天空比，A 的空荡不可理解。朝一个山尖看去，A 不是也不在那里。A 会迟到但算卦的说它实际上并不会回来。他的手里握着一个筹码。A 不是偶然是肯定的。否则，A 就不是 A。但在一首具体的诗《A》里，一个筹码，天空，沙漠甚至光脚女人，以及必然 A，它们在一起。一开始它们就在一起。

## 扑克与鸟

*Poker and Birds*

### （庙与复数）

复数，欢乐是复数吗。一副扑克，鸟被剪除了飞羽。一些东西是痛苦的，在庙会的欢乐中，秩序是不需要的。菩萨不玩扑克。严肃但温和的菩萨们在阳光下吸食袅袅香火，鸟从扑克牌堆叼出一张。当然是方片三，主吉，反之大势已去。庙清净，忘了痛苦。鸟回到笼中，收起翅膀，啄水。但痛苦一定是复数。无非是。无非痛苦。而鸟只是不可数，一头或群鸟中的一只它知道？一匹鸟有一匹鸟的欢乐。可分类的痛苦也是。无法假设一个鸟的痛苦，庙会那么欢乐，蒸腾。散场后，菩萨们一去千里。一张粘着鸟粪的扑克遗落在庙外草丛中。

### （鸟史与测量）

粗一看，鸟史漫长而黑。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漫长而黑。黑和漫长是一回事。

### （黑与漫长与为什么）

欢乐是短暂的，痛苦相对总是黑而漫长。没有为什么。

（鸟与扑克与其它）

鸟，一种欢乐是短暂的。

扑克。

玩扑克。

一个手势。

植物。

应该短暂而欢乐。

应该植物。

以及鸟，其它，以及一种短暂的从湖底升起的一种愉快，在一种快速洗牌的手法中，一个下午。

## 鸟群与都一样

*The Folk of Birds and All the Same*

空气中没有鸟飞过与一头空鸟从空气中飞过是一模一样的飞过。

没有鸟与空鸟在数量上没有不同。

大鹏鸟与稀有鸟是各自的鸟儿。

为了利于飞行，鸟的骨头长出气腔。

一万两千年来这个火山第一次喷发在埃塞俄比亚，空气中弥漫着火山灰，以及大量金块从地壳喷射出来。

鸟是空中的事务。

甚至仅限于当地的特定事物。

没有鸟就没有天空，鸟的传统非常且稳固。

鸟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倒退时而又发生）。

集体飞行中的鸟群健康而混沌，它们的庙呢？

鸟飞去南方遇见朝北飞的难免火并。

在没有鸟以前。在没有鸟以前鸟照样飞在空中鸟知道？

小鸟飞鸟空鸟翠鸟枭鸮鸚灰鸟喜鹊甚至蝠鱮都是一样的杂碎鸟类，远非儒道正统。

鸟鸟似而不同，通常不可运算，极易不鸟鸟之。

鸟（包括做鸟的方法，鸟史，悔悟诸如此类）通用是肯定的既然已经来到天空的空荡中。

非洲，在非洲有一种会飞的鸟。

鸟没有不同，这时鸟是复数。

而没有鸟，即鸟的密度之低，已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尤其在特殊时期，鸟究竟还是成了害虫。

好在鸟与与鸟无关的事物之间向来无关。

一场大睡是鸟对身心的自动恢复。

送一头鸟去淮安。谁？以及最后送到了吗。

一九八六年，灰鸟。一头井边的灰鸟，吸食闪电霞光与露水，后来火气之大行为古怪已不像鸟儿的一种。这是它自己的事。

鸟望着鸟央鸟央鸟群常常感到不祥，也不饿。

总是这样，鸟，先是鸟，后来不鸟鸟之。

一个鸟在鸟群中的飞轨至今仍是谜。

(又) 杜甫与潜艇  
*Tu Fu and Submarine, Again*

那里有一根橘红色巨型水泥灌浆嘴①；  
一个杯盖②扣在茶业罐上也非常贴合。  
这会儿是万物收藏病船搁浅的季节；  
那就让我们的潜艇继续③再潜五十米。

① 沉郁顿挫不再是一种诗风。现在，需要有正规书号才可出版诗集。特告之。

② 一个杯盖很难让人感动；一个杯盖翘在桌上不动有时让人欣叹。现在有时。

③ 一切在继续，没有  
结束。  
不会结束。  
保持流畅跳脱仍是  
诗写第一原理。

## 童年与临摹

### *Childhood and Copy*

有时是圆的，有的像一根树枝，黑乎乎的但没有一刻像长方形。夜晚，虎进入梦的框架中，很轻，很虎。而龙在屋顶上游荡，我们不知道。我们弱引力极了。脚下发软，迎着风我们就可以飞起来，我们实在搞不灵清我们有什么意义。下雪是我们期待的日子，我们是江南的孩子，自然会欣喜雨和大水。灾年，有外地来的人肩上顶着一个猴子，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来观摩，十年内，整个乡村似乎没死过人。我们崇拜元始天尊。也可以随时昏厥。

#### （溪流、风水与铅球）

有时春天来了，来到这里，它来到这里时正好春天。

这就是一件事情真实发生的经过。

一件事怎么发生的就是它的真实。春天是真实的，我也是。

在我还是儿童时，大部分春天就是这么缓缓来的，像一阵微小的风，比我还小。我讨厌丢沙包。总是丢不远，我宁愿用我没有气力的手去推铅球，在学校里，我很少说话，但身上的衣服总

比同学们的干净。我盼望春天到来是真的，南方的冬天实在又湿又冷，我们很少能吃到脂肪，我一早就知道春天会来，四季总在轮回，秋天我总在盼望下雪。

我站在村口的溪滩上，看溪水流淌，水里所有的鱼虾种类我都已经认识，春天一到，我就会扛着鱼竿去上游的急流里钓鱼。有时春天来到我们村时，我还在睡觉。我嗅到春的气味，醒来，腰上别着一根竹宝剑，挂上书包上学去了。我顺着溪流独自走到学校，校园里空荡荡的，连个麻雀都没有，我感觉很不真实。

我也是。我玩了一会铅球，总感觉这里那里哪里都不对劲。我跑回家了。

这就是有时春天来到这里时我会经历的一件事。它的经过与感觉是真实的。我也是。

## 十年与刻舟

*A Decade; A Notch*

一个十年。十年。这一个十年就是十年。仿佛又一十年。是如何过去的，一个十年。十年远，有三百里那么长。十年云和雾和消耗。此去又会是十年。可忽略不计。此刻，十年后此刻。只能此刻。如此仿佛便是十年，过去了，恍而惚，十年完成。仿佛一个虚数，十。十个十呢。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仿佛一根绳梯，通向哪儿——这里，此刻。仿佛如此便是实际的十年，已经过去。船，倒扣在岸边。便是已经过去。

风与云与我们，兼论不动与自由  
*Wind and Clouds and Us, and On Immobility  
and Freeness*

比云消极。

一根树枝。

一根树枝丢在地上不动，云呢。

比我们更枯燥。

云停着（或在过去的经验中  
缓缓移动）

消极而枯燥。

我们也是。

一个不动的动作

由来已久，来自风。

一阵风停着不动的动机我们不知道。只知道那是它的自由（一场雨有时也是，但情况要来的更复杂些）。

风和云都停着不动，是在一个下午。我们走到那儿时，（绝对）已是秋天九月——我们躺下来，看了一会云，吐着泡泡，睡去。

## 广场与玩

### *Square and Play*

一件庞大的事物，一个想象的中心，这并不是幻觉。幻觉是真实的基础。幻觉没有中心，适合四处游荡，一事物庞大，非常安静，仿佛一场幻觉起了雾，失落的丈夫从雾气中走来，鸟叼走了他的拐棍。

#### （广场与回忆）

鸟背对着我们，站在广场中心。一个方形广场，以及喷泉。一个正常的广场需要一株高大闪亮的银杏树木，一盒火柴是广场牌的。我们年轻，不在广场，在广场不远，我们乘夜火车刚刚抵达。迎接我们的那个少女很疯，她狂笑着带领我们穿过广场。我们去哪儿？我们回头，看见一个黑鸟站在广场上，永远背对着我们。也许是个乌鸦。

#### （玩玩）

我们玩。

不玩。

张羞说我们只是为了此时此刻的愉快而写。别无他法，好的，我说。是玩在玩我们，玩是我

们的总开关。

我们玩玩。

### （尼姑与广场）

不要轻易点燃尼姑的火柴。一个潮湿的尼姑，大半夜的跑来广场作什么。甚至点起一根只够照亮火柴棍的火柴，高高举着。我们看不灵清她那少女般的脸庞。我们从头到脚都不认识她。一九八六年，我们不跟她玩已经很久了。

### （鸟与广场）

有几个零散的鸽子鸟在广场上觅食，是一些漏飞的鸟。它们不是我们的鸟。我们有自己的鸟儿。平时，我们把它藏得好好的。碰上好天气，才拿出来晾晒，退一退发霉的火气。

### （广场与幻觉）

一种精良的感觉引领我们不断进入幻觉，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中午，广场上冷冷清清：鸟，尼姑，少女，它们与我们一样都不在广场。

一条路与苦乐参半的旅程  
*A Road and the Bittersweet Journey*

一条路并不长。  
并不算  
太长，一条路是  
一条并不  
长的路。

我。

一条并不长的路。  
别的，  
也就没什么了。  
路并不长，不是一条好长的  
长路，仿佛  
也没长的理由。

路，  
有时是我  
在路上  
走着（不像是闲逛，  
或去哪儿）。

路不是很长。走上一会  
就可以看到一根树枝  
丢在路上。

我捡起树枝，  
很沉。  
仿佛捡起的是一整棵树。

别的，  
也就没什么了。  
一条不长的路，  
有时是  
我——我并没有什么——  
在路上闲逛，  
或回家，总之是  
常常要经过的  
一条路。

它有十三里吗？  
不清楚。  
总之不算长。

总之，我，  
有时实在不应该  
是我——

一个到世上来散步的——  
捡起那根丢在路上的树枝，  
捡起后，  
实在又不清楚  
该怎么办。

我。  
我有时站在路上想我这是在想什么呢？  
我站在路上。

路不长，  
一条看得到头的路，适合闲逛。或有时，  
从路上捡起一根树枝那样的东西。  
别的，  
也就没什么了。

## 跑步与放大镜

### *Running and a Magnifier*

: 他在跑步。

: 是的。

: 为什么跑步还拿着一只放大镜？

: 那是他的事。

: 什么是跑步？

: 那是他的事，先生。

### ( 山水与画框 )

: 画框空着。

: 是的，先生。

: 山水呢？

: 是的，先生。

: 这就是山水？

: 先生？

### ( 大火与清晨 )

在一个大火过后的清晨。

### ( 直觉与速写 )

告诉我们，八月过后是八月，八月过后还是八月。

十一月，直觉还告诉我们，这时的天空中有云

和鸟经过。

（生日，以及向西班牙看去。）

再过两天便是三十号。三十号是十一月最后一天预报是很好的一天天空晴朗。稍后，十二月。十二月再过两天，有一个和尚躺在木桶里，从河上游漂来，我们迅速用钩子捞起他。

（在一支龙旁边十一行）

不存在单独的一件事物。

或一件事物只是简单的不存在。

这很奇怪，不存在。

消失总是很奇怪。

奇怪也是。

奇怪者奇怪也。

比如在那些你不在的剩余的日子总是奇奇怪怪的，旁边总是杵着一只龙。

旁边也很奇怪。

存在（存在也是）旁边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奇怪。

一件奇怪的事物，想。

想本身就奇怪。

（雾与悟，  
与一条蓝色裤子）

都是无限的。裤子是无限的。一条裤子，蓝色，

带格子图案。蓝色是无限的，二十一世纪的颜色是蓝色。天空蓝色而空荡。一场蓝色而无限的雾气中，一个虎安静，在溪边饮水，灌顶。以及，不再有需要额外照顾的动作。

## 逻辑与鸟，寄卢照邻

*Logic and Birds, To Lu*

鸟利用插在花盆上的筷子用喙和爪爬上窗台，小跑一段，扑飞到我的膝盖上，拉屎。鸟（一个幼年和尚鸚鵡）尚且如此。

（《洗碗》，续）

在儒释道打烊的时代。甚至在士大夫阴谋破碎

的一个袅袅清晨。甚至在“无风的海底”，一个冒气壶嘴上或一只龙旁边。甚至在抓捕发生前夕。甚至在历史的芦苇丛中鸟在与不在都一个鸟样，甚至根本无须考虑语法也毫无情感，是真的，甚至在既然已经在黄昏。甚至在一个大小正好合适的坑里你已经早早躺下了吗。甚至在物理损耗逐渐超过精神枯萎的山顶，甚至已不是是否要重新修葺庙的问题，缓缓升起。甚至还在呼吸。甚至一切正常，稳定，至少局部是这样的。甚至只是在开始，不断开始，结束，开始，没有开始，没有没有，你，无，与不在。

（又及：）

这是一个满街电频车的无人时代，他们把火箭射进太空，月亮（一种卫星）已不再神秘，银河是宇宙中一粒微小的像素而鸟还是叽叽喳喳的鸟。以上。照邻兄，冬安。

## 鳟鱼与红线

### *A Trout and a Red Line*

一条鳟鱼不会从鳟鱼溢出，好的，在鳟鱼的世界世界是一条大鳟鱼，因此通常并不会溢出。这不是一个结论。溢出并不是一个结论。我说的话包括每一个标点包含在一句话中不会溢出。汉语常常溢出，它习惯了。好的，但这仍不是一种结论。因而我过去常常看不懂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用的是嵯县乡村土话，这一点是无所谓的）。我现在，好了，我有一条斑点河鳟。我见过也吃过这种鱼，但没钓过。这很好。我说的话就像这样的话，它没有任何溢出的功能，还是毛病也罢，因此，好的，不管它如何得到，我现在完全有了一条河鳟。一条嘴皮上挂着一只亮闪闪鱼钩的斑点鳟。这些斑点表明它很健康。

### （红线）

我现在有一根红线，静静的一根红线。我忘了。这很危险。我有时还有一根虚线，很细，我很喜欢我的虚线远胜于我的红线，并且忘记我也喜欢。我有时安静。并不危险。我的危险与迷人只针对于我，我的暴力，以及自我剥削。

## 字与屏风

### *A Word and a Screen*

鸟在汉字中的地位不可动摇。一个摇晃的鸟稳定，不可动摇。稳定压倒一切。一个鸟稳稳停在空中，不动。一个鸟什么？鸟不可动摇。

鸟

鸟

鸟

鸟

稳定。鸟，一个鸟字。在一块屏风上，它成了一个鸟（一种长尾斑斓锦毛鸡？）。不同于一般家禽，仔细想，鸟在历史上也曾是风中的事务，始终在历史中从没退出，这便是鸟稳定的原因。而稳定鸟，是另一种鸟。它只在诗中出现过一次，是真的。远远看去，它往远处飞，也往高处飞。它成了一头稳定鸟。我始终还记得。

### （一块屏风）

屏风，不是一种屏幕，或银幕。它是中国传统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起到分隔空间、设置风水，美化、阻风、协调等作用。

(一个字，而不是  
一个声音，  
鸟。)

作为一个字形，鸟的结构始终稳定。这与鸟本身有关。鸟是一种在飞行中才能获得稳定的事物。历史上，一个鸟稳稳停在空中不动，（它是在拉屎吗？）是一种特殊情形，也许与鸟史自身有关。鸟知道。而鸟作为一个声音，鸟实在五花八门。Diao（第一或三声），是我以前常听到的声音，后来在当地也就慢慢失传了。好在鸟至今仍飞在空中，人们抬头看见它，便问，那是什么？是什么鸟东西。是鸟吗，还是鸟？他们不知道，鸟并不是什么东西，它只是空中的事务：



## 竹子与竹子，四根竹子

### *Bamboo and Bamboo and Four Bamboos*

它们本来的样子，竹子。它们，以及他们后来成为它们现在的样子是谁在知道。我们不知道。驱使我们远离原先一直在怀疑的样子，即使在难得休息的夜晚，我们仍在发力生长。

我们竹子。拥有竹子被一直塑造的传统，我们现在已远离它们的严肃与长短。是他们看着我们完成现在独立的样子，我们还年轻，黑暗，不在一起的原因至今仍未被它们找到。

而买珠还椽般的巧合，有些是它们的，有的已经不在。而我们还不是他们，只是谁会最终知道？生活教训我们，一片竹林可能来自一根竹子，复制与繁殖形成因与果，集体产生温暖与幻觉。

而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几何级数般的生长并非一种选择造成的后果，因而在离开它们前我们已提前发现这个秘密。也不是。竹子不是它们。虚无一直是严肃的样子，最终，也不是我们。

## 魔鬼与菩萨

### *The Demon and the Bodhisattva*

昏暗的大地上，魔鬼与菩萨相遇，以下是它们的对话。

：怕吗？菩萨。：怕。：怕什么，菩萨？：不能说。：我是魔鬼，菩萨，你知道的。：是的。：菩萨，你似乎并不畏惧我。：为什么？：你来这里做什么，菩萨，这是我的地盘。：不知道。：看来是一场误会，菩萨。：不知道。：你真的不怕我？菩萨。：是吗，我没有我。：不可能的，菩萨，不可能。：真的。：真虚伪啊你，菩萨。：阿弥陀佛。：不管真的假的，这不可能，菩萨。：阿弥陀佛。：那请问您从哪来，又或者去哪儿，菩萨？：从来的地方来。：去哪儿呢，菩萨？：不去哪儿。：你找茬是吧，菩萨。：善哉善哉。：既然这样我们说段相声吧，菩萨，我们好好的，见面就是缘，好菩萨。：阿弥陀佛。：话说，这位菩萨，您从哪儿来，菩萨？：从来的地方来。：配合一下嘛，好菩萨。：从来的地方来。：去哪儿，菩萨？：哪儿也不去。：也行吧，我一向讲道理，那我们就好耗在这里聊聊天，菩萨。：请。：你先请，菩萨。：你请。：那我就不客气了。哼哼，嗯，

那么，我就是魔鬼，著名的恶魔，黑暗与恶的化身，而你是菩萨，南无大慈大悲菩萨一尊。：你好。：请问阁下是哪位，菩萨？：菩萨。：菩萨好啊，做菩萨一劳永逸，香火旱涝保收，尤其在这种灾荒年间，您一定很忙吧，菩萨。：不会。：那您平时做些什么，画画？游泳？还是划船，菩萨。：不关你的事。：若是做好事自然与我无关，我是专门搞破坏的，最喜欢的是把人类引入黑暗和绝望，菩萨，你说我说的对吗。：知道。：仅仅知道？难道你不觉得这很可爱吗，菩萨。：这不是爱。：不是？什么意思，菩萨。：没有爱不爱的。：你真冷漠，菩萨。：阿弥陀佛。：残忍菩萨。：阿弥陀佛。：那我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菩萨菩萨。：阿弥陀佛。：阿弥什么陀佛，菩什么萨？：不知道。：菩萨喜欢吃香菜吗，请问。：没吃过。：豆腐菩萨？：无花果。：无花果？哦，我的菩萨，我老早就听说过。我一向觉得奇怪，没有开花怎么结果呢，无花菩萨。：不奇怪。它是一种隐头花序，花朵藏在果实内部。：好吃吗，菩萨。：清甜。：吃了可成佛，菩萨？：不能。：你想成佛吗，菩萨？：为什么？：佛多好啊，比无忧无虑的神仙还好十倍，佛是最高追求，对吧，菩萨。：何来最高？：瞧瞧，又较劲了不是，你真是菩萨，真像一个活菩萨。：阿弥陀佛。：是的，阿弥陀佛，无量

陀佛，菩萨菩萨。

菩萨（叹气）。

魔鬼（跟着也叹气）。

菩萨（继续叹气）。

魔鬼（叹气）。

菩萨（开始折树枝，架篝火，淘米、煮饭）。

魔鬼（在一旁走来走去，扼腕，撕袖，口中反复念叨菩萨菩萨，反复叹气）。

## 革命与变法

### *Revolution and Reform*

诗毫无用处（交易价值）。

成熟过后难免发馊（动动手指头）。

革命与禅让与

饭后刷牙。

造反什么的，河水流淌。

## 鸡与鸡蛋与云

### *Chook and Egg and Cloud*

鸡与鸡蛋与云的移动。鸡与鸡蛋与保持良好的品味是必须的。鸡与鸡蛋与同一只锅。鸡与延伸。鸡与走来走去与一只鸡的延伸。飞机与鸡，降落架呢。鸡与西西佛东西佛与其它。鸡与以及别的其它。鸡与这是一片云，乌云，必然的乌云，比如。大水退去，鸡。甚至鸡冠。与鸟同属的鸡，与鸡最后无非充公。鸡与非鸡。鸡与儒家经典一起拔毛后烧毁，穿过忽明忽暗的寡淡岁月。鸡现在望着鸡蛋。并感觉蛋生的混沌。是这样的。鸡与蛋与悲剧。鸡与蛋循环往前，悲剧也是。从来是这样的（“便是对么？”）。鸡在寺庙活动与鸡到处不在。鸡可群。兴叹，抑或悔悟，鸡。鸡与一根横梁，有时也在阳台拉屎。鸡从来都是这样：从左往右数，鸡有且仅仅一只。鸡仅仅。鸡与插座的关系要好过鸡与鸡流感，有时（在鸡犬相闻的季节）。蛋呢？一只鸡蛋它是。在鸡蛋这一边，而不是我。不，永远站在我这一边。云呢？鸡与云，先有鸡是肯定的。是惯例、规矩，与亦是一头鸡的思维极限、硬度与情感需求，先有鸡。而云，云基本无甚评论，季节不对。鸡与云天壤之别。鸡与云都在一个蛋中，历史

上。鸡与历史是另一个命题。（插入）鸡史与鸟史也非并置，它们的关系实在错综，另赘。这里，鸡与鸡蛋与云的前提、对象、问题始终是鸡。鸡的问题始终是鸡无法扩展成一朵云。是鸡的困惑与宿命。甚至既定风格。鸡与云，无论鸡与鸡蛋与云，甚至鸡与\_\_\_与\_\_\_也仅仅是一头鸡始终雾气般弥漫的传统幻觉，一种语言强制。是必须的。鸡的定义便是这样的。鸡与鸡蛋与云，从此物到另一场景，鸡永远在中心。而无法脱先，这就是原因，鸡。否则一直在说的又是什么。一只鸡与蛋生的忧郁与云，以及与云的移动作为一种累赘，但轻。

### （鸡的最优策略）

鸡与天蒙蒙亮便开始亢奋，四处走动。掉毛，悔悟，以及其它神经末梢运动。鸡捡起一根树枝，丢进空中，随后跳上树枝，抓立着。鸡不成立。当不可能成为云，鸡感觉鸡无法成立。也许是因为鸡只有一种对称向度的缘故。鸡因此长久望着云以及云的移动。

## 鸟与线

*Bird, Line*

鸟线。线与鸟呢？冬天。冬天与一根鸟线。黑色。冬天，鸟用喙嘴拔掉脖颈上的绒毛。鸟与冬天在山水间没有始终。鸟，假设一根长长的虚线连着两个山尖：这其中鸟起到什么作用？像昨天一样的冬天，黑乎乎的，以及去年的鸟。在任何当地，这是一根黑的线，而这无疑是一个鸟。约等于在任何一个冬天，鸟站在线上，鸟与线始终分离而鸟线只在故事中被我们想起又不断忘记而我们从不记得。冬天，黑乎乎的，我们在山水间怎么会记得呢。山水也是，黑乎乎的。在黑乎乎的冬天，鸟飞在干枯的山水间，它在飞些什么？一根黑线。在寻找一根它已飞出、只可能虚拟的线。一根黑的虚线。至少去年与去年的鸟都是这样的。去年与鸟一样，黑乎乎的，价值无增无减，我们不记得了。我们黑乎乎的，必须不记得。鸟，或去年，甚至冬天，我们时而想起但总在不断忘记，在当地山水间。这就是我们的作用。黑乎乎的。冬天，鸟停在线上发起神经，开始拔毛。一根线黑色。通电后，鸟突然射进黑乎乎的天空的空荡中。

一个上午，披头士。

*One Morning, The Beatles*

你知道逝去的才是一切吗。

你知道上帝就住在这些光里吗。

你知道伤心是永远的，所以

别放手，珍妮。

伤心是永恒的，珍妮。珍妮相信裤子但伤心是永远的伤心无法治疗珍妮。珍妮就是伤心对珍妮而言，在世界这场泡沫中值得永远伤心仿佛沉在湖底珍妮。是因为珍妮知道所有珍妮都伤心，都是珍妮没什么区别，是永远的。珍妮，你的鞋子呢。你的淤泥呢，珍妮，有时没有可面向的对象，珍妮真的伤心，也为所有珍妮伤心。珍妮，伤心可以治疗一切，包括裤子、伤心。是真的，珍妮。只要真的伤心就可让一切重新美好起来，珍妮知道。并相信。包括鞋子。珍妮你的鞋子呢，世上已没有比一双漂亮的鞋子更美好的东西了，值得为此伤心半天珍妮，是真的，珍妮。

## 传统与预言

### *Tradition and Prophecy*

#### （十二辆车）

那里，十二辆车停在那里，在一个土方和一小片菜地之间，它们在那里已经很久了，从看到它们起就废弃在那里，仿佛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十二辆车那里。

#### （是）

它是。荒废也是。是否还记得去年有一阵风特别惊悚，它牢牢挂在一根树枝上，根本抬不动。去年还有其它一些事，也是这样的。

#### （琥珀）

撬开后，无知通常还有会有一次释放。随后从星期一淡出，拐入别的通道：群芳南路上，一个走路慢的人，扛着一个十字坐标，慢慢走着。

仿佛在定义什么是慢她知道？十二月，要理解烟雾是不可能的，我们实际制造的麻烦，总是比海还远。

### （写作与升天）

烟雾与海的麻烦，掏与痛，此刻与浪费的前导线（浪花）。大蒜发芽后一直没有生长。比牙龈更快但模糊的意识形态，杜甫与一辈子没想起的潜艇，现在它们在一起，与我们末日般的完美情感。

### （标题与反标题）

是什么传统？又或者毫无重量轻飘的预言。一部推土机是对的。风也是。这是一部推土机，有着一部推土机般的佛性，不是预言与伦理学。由此可见，这同样是一个用来报废的标题，是风，巨大的自然形成巨大的派对。

### I

一个满意的桔子。不可能不令人满意，一个满意的桔子，问题是人的问题，可怕的问题是风，不值得描述。

### II

走远了。

我们知道风。

珍妮有时走得实在太远，她累了，感觉天空在缩水。

珍妮不知道她原本就远以及遥远，她的鞋子呢，珍妮。

遥远的珍妮与风。

总是遥远的珍妮我们一直知道。

远，以及珍妮。

### III

利用风，珍妮可以走得更远。

### IV

安静的中午。

珍妮。

没有风。

没有自然风，珍妮一步路都走不动，她累了，甚至感觉在缩水，比海还远的麻烦正在到来。

珍妮没有去制造风。

风，与保守的珍妮望着鞋带。

手掌大的一点风并不能让珍妮走得更远些，珍妮看着，一个东西是粉红色的，从手掌翻落，化为乌有。

现在。

## V

我们看不到珍妮。

珍妮是直接隐身的，在风中，这一点让我们满意与无法否定，珍妮有时是我们认识过的最美好的事物。

珍妮自己也肯定满意。

珍妮吃得少，她觉得这样利于走路，她想走去世界末日看看，玩两天，并返回。珍妮有时突然这样说。

可是我们还是看不见珍妮走到哪儿了。

### （返回）

在可自由移动的维度返回是合适的，是一种游学的传统方式。好了，并不存在想象中的这种维度可以返回。每块路牌上，正反面都写着“不要返回”。也会有对面来的人劝说，算了，既然实际的返回是不可能的。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天空忽明忽暗，云涣散，社会一片模糊，人们骑在马上或走在路上，完全不知道在走些什么。但他们相信。并因为相信，他们可以随时回到系统的怀抱。

## 钉子与陈述句

### *A Nail and Declarative Sentences*

因为是早晨，一个蚊子壳上粘着一层菲薄的灰尘。还因为是一个这天的早晨。

## 农夫与蛇与续

### *The Peasant and The Snake And Continuity*

一个农夫与冬天一个蛇与历史总是昏沉是过去是过去了不再返回是一个事实与也是故事与一场悔悟与憾事总是大于痛是不可避免的，是这样的，一个农夫与冬天一个蛇冻在路边是过去的故事是不可更改的历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是难免一场悔悟与巨大的憾事与总归是这样的与更改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过去。因为是这样的，冬天，农夫与蛇的故事是一场憾事与也是悔悟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事实是这样的  
与事实不可更改保持一致即便在冬天是因为过  
去了便不再返回是真理与也是历史并不冲突。  
因为冬天与悔悟与遗憾并不冲突。

（蛇与续）

冬天，是真的，悔悟与遗憾并不冲突。

（你的计量单位呢？）

历史没有标准计量单位。否则，历史巨大、绵延，  
黑乎乎的但又有多重呢？历史与用来悔悟的历  
史仍在历史中。悔悟也是。

（冬天）

冬天，农夫与蛇与用来悔悟的历史总归是一场  
过去的故事是也是总在不断返回的一场遗憾。  
冬天是这样的。农夫与蛇也是，依偎而没有冲  
突在冬天，因为。

（因为）

因为胶子把两个夸克牢牢粘在了一起。

## 炒菜与走路与歌 *Cooking and Walking and Songs*

炒一会菜，走大路，一直走，一直走到海。

### （海的歌）

- 一、海是为了知道在哪儿。
- 二、海会过去，在过去。
- 三、过去的海。
- 四、海，过去了。

### （过去的歌）

过去的已经过去，  
在过去，  
不会过去。  
那些过去已经在这里的，  
没有过去，不会过去。

### （不的歌）

不，不不不不。  
不会过去。  
不会。  
也没有，  
也不是。

(失去的歌)

不会失去。  
只是走开了，不远。  
失去，但不远。  
是暂时的。  
只是不远的失去。

诗意与浮沫  
*Poetry and Scum*

从这里，撇去浮沫。

## 一个杯子与杯子与酷刑 *A Cup and Cup and Excruciation*

杯,以及混沌与秩序。杯子,甚至一个杯子与杯。杯子与杯,与一,与一个一,一个瓷杯。不,一个木杯子它是。一个陶瓷木杯。而不是一杯杯子,在不考虑容器的情况下,杯子与不。不,一个杯子不是。一杯不呢。不是的,杯子不是,杯子只不过是一个杯子。杯子与一个杯子并不是递进关系。在传统(撇去浮沫!)中,一个杯子落在杯中成为一个杯子,这一个杯子,仿佛一场悲剧,一个杯子。一个杯子安静,摆在桌上,杯子也在桌上。杯呢?不。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只有一个,且只是杯子。且是这一个。一个这一个杯子,且只是一个杯子,与悲剧并非递进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其次,这是一个摆在桌上安静的杯子。多安静?一个杯子那样安静。所以它杯子,而不是一支龙什么的。一个杯子摆在桌上,除了无法被穷尽,一个杯子只是摆在桌上。这时杯子也是。这时端起这一个杯子,不,杯子太轻,没法端起。也许只有用更轻更轻的话才能端起一个杯子。不,是这一个杯子。在桌上,安静,以及

稳定，杯子就在桌上。这一个杯子也是。一个杯子是立在平面上的。而杯子正好落在一个杯子上，很轻，但稳定。仿佛一个杯子与杯子是同一件杯子事物，或只是一个很轻很轻的话落在那里。杯子，之所以一个杯子（这一个）是一个杯子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件工业垃圾制品，是从一个杯子批量复制的一个杯子。它的杯子呢？不，它是复制的，与杯子一模一样，只是完全不同而已，都是杯子。一个杯子当然是杯子（即便在一个安静的病句中），这一个也不例外。但这个是这个，杯子是杯子，它们并不冲突，也不发生震荡。没有这个，这个杯子仍是这个杯子，是因为一个杯子已经落在这个杯子中，（就像灵仿佛鸽子降落在身上）不可清除。

## 一九八六年，回忆与遗忘

*In 1986, Lost and Found*

### （黄昏与变量）

虎？不是。云与鸬鹚也非变量。黄昏，一个人拿着一根杠杆在昏暗的空气中走来走去她在寻什么？当地，基础变量仍是从来是偏寡淡的风水。是外来的和尚尼群或挑着一副担子的货郎才构成一定随机变量，那还得在等到年景不好时或出门赶考的书生自从春天离开后再也鸟无音讯的空档期，听说还殉了情。这类传闻质量低下，严格来说算不上变量。就在傍晚黄昏中，风晃动竹林，传统异常稳固，即便偶尔有莫须有的变量悄悄渗入，毕竟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大方向是可预测的，系统的运行不会改变。人呢？那个人。不知道。她沿着溪岸走来走去，不一会便消失在坍塌的山水间，一九八六年，天黑了，我再也没见过她。

### （料缸与 Joy Division）

黑乎乎的童年是痛苦的，南方潮湿而寒冷，夏天闷热，秋天我们总盼着被大鹏鸟叼走但它们

一直没来，大人们太忙了，从没说过爱我们。春天，我们喜欢到田间地头的茅房方便，那里空气相对清新，我们像绿头苍蝇那样蹲在料缸上。因为我们知道尼群有时会从机耕路尽头走来，她们迎风招展，年轻又健康，她们是我们难忘的快乐小分队。一个眉梢间长着粉红痣的师太袅袅走近问我，东西带来了吗？我没有要给她的东西，两只手紧紧抓着座椅柄，几乎不敢呼吸。我说没有。她浪笑着转身走开了。等到尼群重新开拔，不一会消失在山水间，我才长叹一口气。

### （夜晚的结构）

乡村的夜黑。乡村还有更黑的夜晚是在一个人突然醒来时，这夜晚竟可以那么黑，又静又深，仿佛在无底洞。我浑身是汗，不知道是来到一个地方还是回到了这里。只是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一个黑乎乎无处叫喊的夜晚。

### （成长与实验）

a，我们张开嘴，“啊”。o，我们又收拢嘴腔，发出长长的“哦”声。我们是一群公鸡。e简单，鹅就是e。我们饿，胃里基本没什么油水。我们a，o，e一起念，快速念，仿佛它成了一个屎声：屙。屙吃饱。我们念到脖子抽筋，脖子比鹅颈还硬，

脑壳缺氧，踏着黄金般的夕阳落辉我们回家了。

### （鸟，一件清晰的事物）

要热爱祖国！语文老师说。一个感觉庞大而模糊的概念，但是亲切的。在方圆十里的山水间，除了那个拎着箱子、走路总像在睡觉的长袍乡村理发师，麻雀是当地我们最熟悉与清晰的事物。

### （鬼与映山红）

鬼有什么好做的？满山坡的映山红开了，鬼闻着香火气，在炮仗声指引下来到各家各户享用食物。酒足饭饱后，准时离开。鬼缥缈，非通灵者不见。我提着水桶去打水，一只鬼坐在井边，我看不见。映山红花吃多了会流鼻血。一个嚼着花，流着鼻血的小孩走来，一下昏了过去，嘴里迷迷糊糊说着鬼，鬼，井里有鬼，太上老君啊，如来佛啊，关公菩萨啊，快来，快点来。我连忙蹲下，把桶倒扣在脑壳上。

### （派拉砢头）

在世界以及全宇宙中心，派拉砢头，溪水一刻不歇日夜流淌着。那种好听的声音将帮助我们入睡。它们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加起来不会比一只猫头鹰重，最远也不会超过甘霖镇。但所有水最后总会汇聚到海

里。这一点让我们放心。大海，长大后，我们就会见到大海。必须长大。

（喊）

一九八六年，小雪（正式下雪还要等些日子），我们喊，使劲朝山岗、溪流、竹林到处乱喊。我们甚至特地去了一趟无底洞，那里也没有发现。不过，我们仅有的一点微弱理性告诉我们，没有发现，就说明仍留有希望。

## 扑克与思念

Poker and Missing

对雨的思念。

扑克。

一场思念是因为窗外的雨，

一个下午。打打扑克，

思念另一场雨。

雨（干燥而复数，

总是这样）

相似。

而另一场雨在雨中，仿佛思念也是。

而雨总在雨中，一场或

从没下完的一场雨就因为

一个人总在思念？

思念在雨中。

雨，

在下，一个下午。

思念一场雨，它远，在思念

不在的一场什么，

仿佛。

雨。在思念中的一场雨是另一场不在的雨它远

却没有距离，过于干燥，需要另一场雨打湿与

引领才来到这里，这一场雨中。

雨不是动作。  
思念雨是一件总在发生的事，  
一个下午，思念  
与不在的一种。雨，  
以及在思念雨的什么呢，仿佛。  
另一场雨，  
以及思念。  
雨，  
或者只是思念，雨，  
什么。  
只是思念。  
像一头野兽。

扑克：

7A(3Q2J8) J4(5636J) 62(A5675)  
7K(K988Q) Q5(6J3K) TA(8779T) 5Q  
2K T2(588) K3(KJAJ8)

## 译与回信

### *Translation and A Letter in Replay*

现在，这是一封回信。您是一个美国人，住在纽约皇后区，使用英语。您如何称呼，艾德蒙，安塞姆，还是约翰？我知道你们老爹，泰德。泰德这个泰德那个，泰德·贝里根，一个老派诗人。这是应该的。我也是，老派。肖恩，如果我取英文名，就叫这个。我用汉语写作，写诗。我们都是诗人。应该是这样的，艾德蒙。除了成为一个厉害诗人，除了赚钱、看云，我们对什么都没兴趣。除了钓鱼。因此我也写些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家庭总是排在第一位，是的，我用汉语写东西，十四行就像汉诗的绝句，我们现在已经不写这些老掉牙格式。我们写现代诗，也就是你们的西方自由体诗，谢谢，艾德蒙，美国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布拉德·皮特说美国是一门生意。应该是这样的。写诗也是。这方面，泰德做得很棒。他总是很卖力气，像一个传统美国白人，勤力，自我，疯狂，相信上帝诸如此类但愿。这些与我无关。我翻译他的诗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诗集中的每个字我都译过一遍，知道他热爱纽约是真的。他当然也爱你们，艾德蒙，以及艾丽斯。很遗憾，她过世了，我

在 Jecket2 看到了消息。我是说，泰德应该活到一百岁，活到现在以及未来。那样的话他可以享受名气带来的福利，旱涝保收，喝更多百事，你知道的，现在是芬太尼的时代，可卡因过时了。这东西便宜，管用，他会喜欢的。诗很难翻译，不可译。这就像一个美国人永远不会是一个中国人，尽管有时他们使用同一颗通讯卫星，也读杜甫和寒和尚的诗，但他们的逻辑前提完全不同，请相信我这一点，塑造我们的从来不是具体哪种语言，艾德蒙，这些与你们无关，你们是你们，我们不是你们，翻译是不可能的，现在，十二月（你的信在十一月二四日就躺在我的邮箱，这个下午我才看到。）一个阴天，这是一封不会寄出的回信，你暂时不会收到。等哪天有了好消息，我会通知你们，艾德蒙。我不知道，有时这是一个伤感的世界。有时是美丽的世界。有时世界伤感又美丽，就像泰德，我们暂时还不会知道。这是应该的。前些日子，茱迪（我家那位）养了一个鸟，是一个黄色小巧的非洲鹦鹉，我整天跟它待在阳台，帮助它学习说话。鸟是鸟，也许它并不愿意说话谁知道。这没什么可说的，不过我好像并没在泰德书里读到过他写鸟，也许他不需要鸟这种代词，他更关注时间，天气以及死亡带来的巨大伤感，你结婚了吗，艾德蒙。那便是一切麻烦与美好

的开始。而写作是一种治疗安慰幻想，与创造无关，好的音乐也是。但愿总有一天，艾德蒙，我们会在地平线上相遇。附录，我在一天中要做的十件事：醒来。躺在床上休息一会，重新睡去。喝杯咖啡（有时茶水），吃早餐。去阳台坐着。写作。拖拖地。叹气。看足球与地缘冲突新闻。午餐随便吃一点，我不饿。休息。听听歌曲。长久站在洗衣机边上，冒烟。想想这个那个，在屋子里游荡。写点东西。昏厥与返回。晚餐也很重要。入夜，回到床上睡去。是的，你肯定猜到了一消失。

## 读者与散热器

*Reader and Radiator*

又有几个龙（驾驶鹅）飞走了。

又是一个阴天（傍晚）。

读者在散热器边无尽韬晦，未来，我们一起守护她走下斜坡的那个过程。

## 客人与银杏

*Guest and Ginkgo*

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株银杏。那是为一个秋天的客人准备的。秋天，明亮的树叶在阳光下闪光。

## 祖国（与海带）

*Motherland (and Kelp)*

不再是庇护所，教堂里可以抓人了。一个女人万远千里跑来住下，一住十几年，没获得当地身份。现在，她害怕，不敢去街上。她自杀了。也许是因为害怕被遣返回她的祖国，不知道。海带，一根潮湿、新鲜的海带。

## 鸟，与为什么是鸟。

*Birds, and Why Birds.*

### （沉默与频率）

一个鸟沉默。

沉默，

鸟的权力。

一个鸟

沉默个鸟出来，烧毁

所有频率。

### （鸟与不）

一个鸟沉默。它在恐吓什么？不，鸟只是沉默。

鸟不。鸟无论只是沉默还是大肆恐吓，鸟不。

鸟在无论做鸟的方法还是逻辑中只能不。不，

是鸟唯一的肯定形式。

### （鸟与投机）

在汉语中，它们是最美的组合。仅次于，在没有鸟以前。

### （材料）

鸟叼来树枝，筑巢。这是在过去旧社会，材料匮乏。鸟本身作为一种材料，已经有些年头了。

且分类繁杂。一头灰鸟火气大，暴戾而超世，一直是我喜欢的鸟。一头鸟（任意的一头）停在空中，不动。也是我喜欢的鸟该有的样子。但它不指向沉默。是我捡到时，材料就是这样的。

（简洁，颓废，稳）

鸟简洁。因此我们想送别一头鸟时，它永远停在空中沉默不动。它不愿意。我们只有望着它，叹气。鸟历来是这样的。最后，我们只好自己送别自己。

（为什么鸟，以及鸟为了什么？）

没有，  
不。  
也不是。  
甚至与鸟不  
鸟的无关。  
鸟说到底、  
最后、  
哪怕黑乎乎  
鸟史中，顶多  
也只是我们  
的事务。  
鸟本身是没  
什么的，

它只是  
沉默。  
丢掉声音后，  
它甚至  
仅剩五个  
笔画：

/

丿

、

㇇

一。

### （凑数）

有鸟。（除了有一个我们早已习惯的鸟稳稳停在空中，不动。）天空的空荡中还有别的鸟在喷射。仿佛那也是事实。要是没有呢？一样的，（以鸟的个性，以及它沉默的艺术取向）没有也是在凑数。

## 耻辱与应用

### *Humiliation and Application*

他耻辱地坐在那里不动，光线射着他的耻辱，在耻辱的一天，每一天，无处泄漏他的耻辱满极了而无从溢出，一头凤凰鸟飞落在他旁边，陪他一起积攒，等待大赦的季节到来。或在类似一九八六年。其实是无尽的。

## 啸响火箭与萍萍理发

### *The Howling Rocket and The Ping Barbershop*

有读者好奇，问你写的霄响火箭是一种啥玩意儿？它是一种烟花，升空过程中会发出嘹亮的呼啸声。至于萍萍理发店，萍萍有一年生意不景气去了上海（据说），之后再也没回村。家谱也删了她的名位。

## 摔了一只烟缸与超度 *A Broken Ashtray and Reciting Sutras*

一只破碎的、不再是的烟缸它们是。一个维度与组织的温暖缺失它已经，在一部洗衣机旁边，现在，一只已远远不在现在的它们。是一只过去了的好的烟缸，以及（用来养一个虾米什么的）一小堆回忆伴随，谢谢。

（换行）

一种碎裂突然，非常。有玻璃突然碎裂的（声响）质感，唯一，不会再来一次。

（换行）

一只烟缸失去现实不会再来一次（再次形成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

## 秋天与被爱妄想症

### *Fall and Paranoia of Love*

这会儿是冬天，中午湖面上的光像秋天那样明亮。今年秋天大多是暗淡的日子，湖上出现很多风，有时湖面平稳，像是风停在那里。风是能量在空气介质中的传递运动，你写了一些东西，不是诗也不是散文，也不秋天，它们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会不是。

#### （鸡巴）

秋天，一根鸡巴  
用完了  
还硬挺着。  
像序。

#### （秋天与战事）

从秋天开始，在前线，交火双方都有些厌倦了，他们在各自的战壕连夜涮起火锅。那些稀奇怪味的调料还是从远地方进口的。

#### （集合）

你还想了解哪一类“集合”？告诉我具体场景与问题，我来展开与评论。

## 傍晚与事件

### *Dusk and Event*

在一个傍晚、黄昏，还是黄昏后，河水流淌是什么意思。指向什么？傍晚，河水流淌，事件在没有发生。只是在不动向前流淌着，这些河水。并不是事件。不像一件东西（不知道，她会飞吗），一直牢牢挂在河底，它的事件呢？傍晚，有时在傍晚（事件）稍晚些发生的时候，在河水流淌。以上。翻译：傍晚，河水流淌。

## 劣币与地狱猫

### *Bad Money and Hellcat*

中午在河边时，没想起前者。什么与地狱猫？猫来到地狱口，晃了一圈，返回了。是什么？而刚才乘电梯，又忘了后者，劣币与什么来着？它们不是一对组合，但强制在一起。站台上没

什么人，一个收竿的钓鱼老人在候车。我走过去坐下，突然问他，搞到没？搞到了呀，他很自信。大板鲫？我问。是啊，他说，笑什么？我说没事。但也没为我的冒味道歉，是我突然想起它是地狱猫，劣币与地狱猫。

## 疲乏与正宗

### *Fatigue and Orthodoxy*

在正式的黄昏，天一节一节往下暗，鸟立在膝盖上望着远处。远处的佛陀朝更远处走去，没有回头，无涯。我和你（我的衙役），正好在此时空相遇。

### （通电）

因此，就这样我们想起  
“脖子上绕着彩色的电线，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通电。”

## 孔子与月亮与凌晨

### *Confucius and Moon and Before Dawn*

一个星期一的凌晨，月亮在天上还没褪去。还远远没来到平天下的进度，永恒的黎明前的宁静，他们醒了吗？修车轮的斧子的柄也断了，以后还会冒出周庄这种废物搅屎棍，后之后月其犹昭昭乎？礼崩，然饿了，就要吃饭。

#### （诗剧与麻沸散）

念诵：诗在云雾在袍袖中飞来绕去。诗忽上忽下。诗：东西带来了吗？可群兴叹，可何为诗。孱头尔。诗的国。诗源远流长，一去不返，诗与鸟终不相及。诗与庙从山顶缓缓升起。谁，以及是什么，诗者潮湿的坐骑泛着淡紫色光芒，黄昏中香火似的虚无弥漫大地，因此，我来了。

a：谁？是什么在那里。

-a：我。

a：谁是我？

-a：诗者。我便是诗者。

a：便是什么？东西带来了吗。

-a：我便是东西。

a：什么东西？

-a : 东西便是东西。  
a : 可笑，不是东西呢？  
-a : 那就只能是诗了。  
a : 诗不是东西？  
-a : 不是。  
a : 肯定？  
-a : 是的，一定。  
a : 多少一斤？  
-a : 诗吗？  
a : 不，麻沸散。  
-a : 我，诗者也，不是贩子。  
a : 有何分别？  
-a : 没有。  
a : 因此？  
-a : 这将是一个明亮的夜晚，这是月亮，明明白白的月亮。  
a : 对，因此呢？  
-a : 我和你，我们。  
a : 当然，没错，这里就我两。  
-a : 因此？  
a : 什么意思，玩虚的？东西到底带来没有。  
-a : 没有。  
a : 明白，是我认错人了，我有罪。  
-a : 我没有。  
a : 是啊，可我有。我不是诗者，我有罪，因此。

-a : 随便吧。

a : 不不，这不可以随便，你说吧，任凭你处置。

-a : 我是诗者，并不是判官。

a : 无所谓的，就算给我有个重新改造的机会，行行好，求求你了，诗者。

-a : 这不是我的任务。

a : 明白，你的任务是什么？

-a : 我没有。

a : 明白，我要的只是一点麻沸散。

-a : 对不起，我没有。

a : 明白明白，这是月亮，明明白白。

-a : 是的。

a : 因此？

-a : 是的。

a : 明白了。

-a : 好。

a : 好拜拜。

-a : 再会。

### (乘法)

排除它们后，这一天仍旧平常，人们举起一根松树枝，举着，不觉得已习惯这样的怪动作。云在继续。一个杯子的重量继续。在打到它们前，一直会是我们认为平常的日子。

## 制度与过时的愤怒 (与鸟，尚且如此。)

*System and Outdated Rage(With Birds, Even So.)*

快接近这一天的中午，冬日和煦，我吃了一个桔子，甜度适宜，也喝过两度茶水，我清洁，不饿。鸟待在裤管里，不知道在捣鼓什么。这是一个宠物的权力与自由，在我们的契约失效前，不会过时。不是么：鸟，尚且如此。

## 格式与原谅

*Format and Forgiveness*

鸟的格式、行动、思想，甚至原谅。与鸟一致的还不止这些。一头鸟有绝对的形式，(因而，或是因为)一头鸟绝对没内容，在过去的时态中，它们并列。鸟与一头鸟在一起，一起复制过去，

顺便也在过去，至最后不鸟鸟之总是这样，鸟。只是，鸟真有鸟的格式？而那些原谅（总是大于悔恨大于实际）它也许并不愿意但还是接受，它接受了。鸟，它即便是一个鸬鹚抑或鹤或苹果它仍是鸟，仿佛那便是它的必然格式。是一致的。且作为鸟，它总在原谅自己。也就是说，只有在我们完全离开它后，鸟才来到其反面，成为一件不鸟鸟之的事物。

### （肯定与重复）

它仍是一种现象。反之，一种现象一定是对这种现象的重复与肯定，在二零零八年那会儿，它便是《叙述与抒情》。但这并不等于一头鸟是对鸟的重复与肯定。谁知道呢，鸟真正的故事只会在《鸟史》中完成。

### （原谅）

这是一个杯子摆在桌上。杯子，一个摆在桌上的杯子它是。它是什么？不是，它只是一个杯子摆在桌上，而且正好是。我这么说，几乎是对一个杯子（或自己）的原谅。是因为原谅总是大于悔恨大于遗憾、实际与庙。

### （现在：鸟，为什么总是。）

一个下午（一个下午是对另一个下午的重复，

以及所有下午)，还没有格式来填充一次写作。而鸟，作为一种纯粹的格式，它当然涣散、刻舟。这是鸟的自由，无从埋怨。就像下午，一个鸟飞在黄昏中，它飞得那么卖力气，仿佛黄昏中真有什么是它一直在寻找并原谅。其实没有，鸟只是一种格式。

## 穷与这是谁的错？

*Poverty, And Whose Fault Is It?*

一根树枝丢在地上，又是谁的错？一只袜子呢，错在哪儿？错就一定对吗。并且全对。但穷是。并且一定全错，甚至，（就像傍晚的云）是错的原因。

## 筋与盲区

### *Tendons and Blind Spots*

昨晚，梦见哪吒。他嘴里念着一堆数字，听不灵清。又问我到哪里去，可以免费搭乘一段云云。用他的无敌风火轮吗？我说刚来，哪儿也不去。他丢下那根红缨枪，飞走消失。我站在那里，天慢慢下起雪，没继续做梦，也没醒来。

（现在，三个随机小数）

7.34          0.918          42.05

（十二月，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有些动物在河边走动，有的轮廓是高脚鹭鸶鸟，别的黑乎乎的，忽高忽低，不认识。

（感觉）

阳光射在我身上，秋天，一个女孩穿着格子衬衫，光头，朝我走来，越走越模糊。东西带来了吗，吗，吗，吗，吗？她飘过的声音说。有时已是冬天，我伸出一根手指，竖在同样的阳光里。一个嫩黄的轻鸟这时飞来，落在指尖上。

### （空隙与解读）

（     ），一个空隙。以及，  
这里     也是。

### （黑屏）

比如，走下一个斜坡，正走着，突然黑屏。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起的也是黑风。

### （抽筋）

我在盲区站着，腿脚开始抽筋。开始了吗，我？我没开始。不是。我从来不是开始，不在那里，没有。迅速开始时我并不在。我没有，也不开始。也不重来，不在开始那里，我，有时仿佛在开始但不是。没有开始，从来只是在那里但不是我。我不开始。那里，黑乎乎的，也不是在开始。不需要。在那里我不需要，从来没有，无须，我也不开始。

## 喙

*The Beak*

《喙》，一部小说。讲述一个少年离家寻找丢失的妹妹，不久，他在隔壁县城的一家饭馆门口找到正在洗碗的妹妹。他们没有回家，带着一只捡来的鸟一起游荡去了数百里路外的海边。在那里，他们等了三天，没看到鲸鱼出现，但第一次知道了，这浑浊的水是咸的。

（再會！）



#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 詩集

- 《瀑布》(1~6)
- 《在沒有鳥以前》
- 《鯉鳥的俯沖》
- 《堤岸》
- 《鄉紳的經驗》
-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 《斷路器》
-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 《下雪與舊社會》
- 《坍縮》
- 《扭曲的意圖》
- 《山水畫框》
- 《過去的海》
- 《敘述和抒情，2025》
- 《吸管》
- 《氣候與臨摹》
- 《漢語與黃昏》

##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戲劇）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佛頭》

《烏雲》（戲劇）

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